

# 卷三十六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第三十六卷

趙知縣火燒阜角林

富貴還將智力求  
時人不解蒼天意

仲尼年少合封侯  
空使身心半夜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樂名巴，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廬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檜蟠龍，侵雲碧瓦鱗鱗映日朱門赫。赫巍巍形勢控萬里之澄江，生殺威靈總一方之



禍福新建廟牌鐫古篆兩行庭樹種宮槐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于帳中共大說話空中飲酒擲盃豫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福德能使江湖分風舉帆如此靈應這縣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廟祝參見太守道我聞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欲見之集福太守拈香下拜道樂巴初到此郡特來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得帳內則聾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鬼見我害怕故不敢則聾向前招起帳幔打一看時可煞作怪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物事

太守來看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爲天官擗言百姓即時教手下人把廟來拆毀了太守又恐怕此鬼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當穩便乃推開山川社稷求鬼踪跡却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爲書生風姿絕世才辨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樂太守知其所在卽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住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縣太守曰賢婿非人也。是陰鬼詐爲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接去的那一道符徑



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觀着渾家道我去必死那書生口啣着符走至藥太守面前藥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卽變爲一老狸叩頭乞命藥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狸頭墜地遂乃平靜說話的說這藥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蹊蹺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裏怎見得好有詩道

蘇木沉香勝作柴

荔枝圓眼遠籬栽

船通異國人交易

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煖三冬無積雪

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南一境真堪羨

琥珀埤堦玳瑁階

官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迤邐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謁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鑿鑿牙鼓响

公吏兩邊排

關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涕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涕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涕離縣



聖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  
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蛙成木子，往時官府到任，  
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郎中，不曾拈香。大主  
靈聖，一陣風吹皂角，未到此衆人，聞了皂角，未都打  
噴涕。知縣道：作怪！卽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鞍  
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揭起帳幔，看神  
道，怎生結束。

戴頂簇金蛾帽子，着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帶，抹  
綠繡花靴。臉子是一個骷髏，去骷髏眼裡生出兩  
隻手來，左手提着方天戟，右手結印。

縣六驚門廟官春秋祭賽何物廟官覆知縣春間  
養七歲花男秋間賽個父兒都是地方歛錢預先買  
貧戶人家兒女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  
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教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勘罪  
下官初授一任爲民父母豈可在害人性命卽時教  
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徹白地。一行人簇擁知  
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  
王客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細紗引道，關  
裝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丸，嘴尖數寸，粧  
束如廟中所見。知縣叫軍子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



日霹靂交加射百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  
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依舊到  
斷公事衆父老下狀要與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  
縣焦燥把衆父老趕出來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鳩鳥藏枯木

合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事在任  
治得路不拾遺犬不夜吠豐稔年熟時光似箭不竟

官在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行了

幾日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座館驛喚  
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喏到  
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開眼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  
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呼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  
起來開放閣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  
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無客過

盡日有雲收

思量人從前到那裡去了莫是被強寇劫掠披著被  
飛也似下那峰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



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休休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愧行到草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個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來到這峰頭驛安歇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却不作怪也虧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攬掇知縣回東京去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道官人失

星趙再理道我便是對門趙知縣歸到峰頭驛安歇到曉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闌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不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有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婆婆道了萬福却和外面一般的入到裏面見了媽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



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  
休胡說我只有一个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  
真的兒歸到峰頭驛睡了一夜到曉人從行李都不  
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捋肩疊背擁約不  
開趙再理榨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  
須有個癩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  
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  
先歸的是假的却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爲甚亂嚷  
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  
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

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這漢是甚人如何扯住  
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趙知縣  
也脫下衣裳衆人大喊一聲看那脊背上也有一搭  
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送趙再理去開封府王直  
太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冠帶入府與太尹  
分實而坐談是說非太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喝  
罵幾番便要刑拷打趙再理直氣壯不免將峰  
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太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  
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道你是真的告劄  
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峰頭驛都不見了太尹台



言教客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  
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  
上大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却在  
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却問他  
幾年及第試官是兀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授得新  
會縣知縣大尹思量道也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  
對答如趙再理所言並無差誤大尹一發決斷不下  
那假的趙知縣歸家把金珠送與推欵司自古官不  
容針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  
鞫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賄送公人帶着

包雨傘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四百里路地  
各青巖山脚下前後都沒有人家公人對趙再理道  
官人商量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場  
殺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甘我二人之罪正是  
上命差遣蓋不由己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  
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連  
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顛做一團閉着眼  
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著棍子口裏念道善去  
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  
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說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



見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紗帽綠襖衫玉束帶甜鞋淨襪來到目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說得兩個公人喏喏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却如何打殺他我與你一笏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他性命教你兩個都回去不得一陣風不見了小兒二人便對趙知縣道莫怪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東京切莫題名進是來到奉符縣牢城營端公文到下了公人說上項事端公便安排書院請那趙知縣教兩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的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

了。一年時遇春初往後花園閒步散悶見花柳生姿百禽鳴舞思想爲官一場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前生作何罪業受此惡報糊口於此終無出頭之日淒然墮下淚來猛見一所池子思量不知就池裡投水而死早去陰司地府告理他歎了口氣覷着池裡一跳只聽得有人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紗帽綠襖衫玉束帶孩兒道知縣婆婆教你三月三日上東峰東岳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雙趙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假趙某的是甚人



孩兒道是廣州皂角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已  
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往東峰東岱岳燒香、上  
得岳廟、望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出  
廟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挽着三  
個角兒、碁子布背心、道婆婆叫你隨那小兒行半里  
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樑、望見殿上坐着一個  
婆婆、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呼恩  
人來了、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  
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呼  
做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日

全案排酒來、數盃酒後、婆婆道、見今在東京奪你家  
業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救  
童男童女之功、却用教你、便叫第三個孩兒、你取將  
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着黃帕、包着一個盒兒、婆婆  
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腳下一  
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  
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  
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  
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峰東岱  
岳來、到山腳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



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九子母娘娘命來見龍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知縣閉目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叉得關眼看時

靄靄祥雲籠殿宇

依依薄霧學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于盒內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壞身角林大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秋縣離了

東峰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量要去問牢城營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去留住便壞了我的事不如一逕取路過了奉符縣起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聲叫屈我是真的趙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眾人

都擁將來看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驅到廳前階下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輒敢道我打斷不明趙知縣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事忽然打一個噴嚏廳上廳下人都打噴嚏客將稟



覆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林皂角樹多年蛀成末無人敢動判縣郎中不曾拈香所以大王顯靈次皂角末來打噴涕再理卽時備馬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裡伸出兩隻手來問廟祝春秋祭賽何物覆道春賽祭七歲花男秋賽祭一童女背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卽時將廟官送獄究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喝大王來紅紗照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撚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前不見一人上至頭巾下至衣服並不見只得披著

走鄉中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縣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峰東岳岳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請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甘罪無辭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看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壞人性命大尹教押過一邊卽時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判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而度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趙知縣上東峰東岳岳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倉惶欲走那真



的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  
盒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  
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謊得戰做一團只得將  
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開封府屬  
官追官勒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  
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  
淘大哭怎知我兒却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間壁  
覆道驛中五更前後教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眾人  
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  
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九子母娘娘請

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峰東岱岳燒香拜  
謝則個即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  
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  
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峰東岱岳來入得廟門  
徑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  
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開  
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  
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  
縣即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  
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狐狸精皂角林大王乃



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宜  
揚道方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  
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奏知道君  
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  
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存存者詩云

世情宜假不宜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









凡所  
圖書